



源於奧運 李漢源

簡約 安全 精彩 冬奧會 (四)

北京冬季奧運謝幕，體育製作人又可以靜待下一個大型體育項目來臨了。回想今年因全球疫情影響，兩個奧運會在不足7個月內舉行，雖然對體育製作人而言不至於吃不消，但處理上也真的是十分吃力，除了例行的準備功夫外，還有一系列的防疫措施要緊跟，可謂一次極難得的經驗，不過對筆者而言，有機會參與連續兩次冬奧及夏季奧運會，就算多辛苦都是值得的。

有朋友問，今次冬季奧運會為什麼不是跟東京奧運一樣讓全港電視合一齊轉播呢？其原因是於大會實版權的階段，只得一間電視台願意購買版權。按照國際慣例，國際奧委會（IOC）在出售電視轉播版權時實行與國家或區域競價的方式發售，即一個區域內的電視轉播版權價高者得。由於電視轉播版權價格持續上升，個別電視台覺得未能負擔高昂轉播版權費用，也會選擇聯合幾個電視機構組成團隊向國際奧委會購買版權，例如日本、韓國等便是用這種方式購買；東京奧運因香港沒有電視台願意購買，所以香港政府才出手購買版權，讓香港市民能夠於各個電視台收看香港隊今次絕佳的表現。

奧運版權費為什麼這樣貴呢？一個奧運會市場收入，電視轉播權收入佔了73%份額，是主要收入來源，而這份收入約一半分給當地奧組委去主辦奧運。另一半收入就是

奧運會所有比賽項目的製作成本，北京冬奧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精彩畫面就是國際奧委會製作團隊所製作，而購買版權只是有權收取比賽訊號，但背後還有很多技術及工程要處理，所以各電視台除了版權費外還要付出大量製作資源才可轉播回自己地方。

北京冬奧，有74間持權轉播商，代表全球200多家電視台及頻道，根據國際奧委會公布，冬奧會媒體認證人數為9,388人，轉播商（Broadcasters）佔7,436人，文字和圖片新聞記者（Press）佔1,952人；當然東京奧運投入就更加多了，媒體註冊人數達16,000人，而廣播電視也達12,000人。由於奧運會是全球最大的體育新聞寶藏，文字攝影媒體門檻不像廣播電視要付高昂轉播費，所以想報到奧運會文字媒體代表人數愈多愈多，IOC覺得如果不加以限制，只會徒增奧組委的財政負擔，而相對的現場記者採訪報道環境條件也難以保障，所以大會為了保障質素也不得不開始設下限制，其中夏季奧運會文字媒體代表人數限制不能夠超過6,000人，冬奧則不得超過3,000人，就是希望從質素及人數上取得平衡吧。

無可置疑這一班電視媒體轉播製作人及新聞媒體工作者，對於奧運會國際傳播的影響力舉足輕重，來到北京舉辦奧運，一些外國傳媒到達北京總比在東京守規矩，令到北京能在疫情之下成功主辦奧運，沒有大規模爆發疫情，算是疫下令人鼓舞的消息。



方寸不亂 方芳

「祖國—母親」的悲歌

對烏克蘭我是挺有感覺的，2019年到烏克蘭基輔，在著名的遊客區安德烈烈斜坡小攤，買了一個套娃，一套十個，最小的只有一粒米般大小，手工相當精細，跟小販討價還價約300港元。如今捧在手中，憑弔烏克蘭，不無感慨。

一個屢受戰火煎熬的國家，近代經歷二戰、克里米亞戰爭、烏東戰火，直至今天的俄烏之戰，炮火又一次蒙在烏克蘭人的頭上。

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戰爭，就是因為烏克蘭政府在美國操弄下，完全倒向美國，逼迫俄羅斯出兵，結果引火自焚，愚蠢的總統，攪炒了人民。

2019年的烏克蘭是那樣的平靜和歡欣，人民臉上充滿陽光。來到紀念二戰衛國戰爭博物館參觀，館外高62米的「祖國—母親」雕像，左右手高舉盾和劍，13噸重盾牌上，還有前蘇聯的國徽，銘鑄着聯合共和國的強大力量，記憶着遠去但不可磨滅的歷史。

烏克蘭顏色革命後，親西方政客一直想剷掉這一歷史，無奈又拿不出錢去處理雕像這一塊心病。不幸的是，「祖國—母親」今天竟在自己的土地上，蒙受骨肉相殘的戰火。空襲，「母親」將來能否安然，要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了。

3年前的基輔之旅，適逢二戰勝利紀念日，有紀念儀式在「祖國—母親」雕像基座下舉行。廣場上的陸、海、空軍方隊列陣接受人民檢閱，軍校學生、儀仗隊獻花，舞台上逾百人沉鬱悲壯的大合唱，感受當年二戰沉重的苦難。

二戰老兵這天都穿上掛滿勳章的軍服，在家人扶持下來到慶典，佝僂的身影，有過前赴後繼的英姿；老兵在戰爭銅塑面前駐足凝思，彷彿在找尋昔日的戰友故事；有人手持戰爭犧牲的親人照片，在紀念廣場徘徊。軍魂在烏克蘭上空迴蕩，幾代人的紀念，渴望永久的和平。

如果歷史會說話，今天的戰火，又是什麼樣的悲歌。二戰老兵可安在？廣場上的方隊是否已在作戰，廣場上軍校學生是否已被徵召入伍？還有攀爬坦克上玩耍的孩子們，他們都在哪兒躲避戰火了？



七嘴八舌 小臻

缺乏仁愛人類共孽

近日不管是國際上香港內大家都感到很不安定，心不能平靜。國際上，俄羅斯總統普京要用戰爭教訓烏克蘭，引起連串國際問題。而香港就日增3萬多人染疫，人心惶惶。身邊朋友、同事、朋友的家人都傳出中招的消息，而且只係在家隔離。輕症者都自行想法子自醫自救，靠政府完全沒可能做到。

在宗教上來講，今日的局面是大家的共孽，唔好埋怨誰人了。俄羅斯要這樣做，先問問老美做了什麼？歐盟國家你們做過些什麼，為什麼你們要藉故圍堵俄羅斯和圍堵中國？藉他們國家周邊的小人搞事挑釁，企圖激怒俄羅斯和中國，挑別這挑別那，找藉口打壓別人，全是不安好心，把人處處趕絕，霸權主義思想充斥世界。普京已經發話，世界上沒有俄羅斯就沒有意義，這不表明回歸於盡嗎？點解歐美仍要這樣做？不就是政客的問題。為了掌握國家權力世界話語權，講話做事也不計後果，只求自己的利益。中國人奉行的是，要贏就得靠自己的實力，自強不息。外國人好勇鬥狠，是喜歡搶奪霸佔。中東那邊戰火好容易稍平靜，北歐又爆發戰火。歐美的政客若繼續玩火，相信世界和平真係好難了。

只要生活在地球上，我們都是不能獨善其身的。躲在自己的電腦虛擬世界沒有用，你睇睇戰爭爆發，烏克蘭的超市用品被掃光。近日香港人去超市搶物資儲食物，又掃清光。你平日依賴的網購有用嗎？誰有空送貨上你家救命。關鍵時刻人最終都要走回現實世界。

香港人正在接受教訓，香港現在病房不夠、醫護人員不夠、放屍體地方也不

夠，大家是否似曾相識？因為歐美不是之前發生了，而且比香港嚴重，香港只係界人選了發生。最大問題係，香港點解不前車可鑑？香港人自己冇做好本分？香港政府官員、公務員公營機構高層安逸慣，高薪厚職，不急市民所急，思維不貼地，無危機意識。叫香港人居家隔離其實係很荒謬的事，有多少人家中可以有獨立房間呀？索性一家幾口齊齊中招算吧！

點解想到只係中招後的解決方法，不早做預防工作，不是靠洗手、戴口罩就行的，預防藥物宣傳應急及準備食物供應都重要。官員決斷力不夠，中層執行力不嚴，醫管局問題多和有不自私的香港人，大家都有責任，是共孽，不要一有問題就只關特首，特首叫你們做的事你們做好了嗎？如今中央政府派這麼多人力物力來支援香港，香港人真係好幸運，亦都很感恩，有祖國做靠山。否則，更不堪設想。

有時見到內地醫護人員不顧個人安危，不計較利益來港支援，而香港的私立醫院和醫生又盡了力未呢？做的都以金錢行先。政府出多少金錢培養香港醫生，但到羽翼豐滿就第一時間飛走做私家醫生搵錢，過上等人生活。面對內地醫生都來幫你看香港人了，香港的一些醫生難道你不慚愧嗎？有中醫師組織起來也義診了，還是中醫師較多仁醫。

在此很感謝內地來港支援的醫護人員，內地捐贈物資給香港的企業，香港一些有心企業家、個人慈善團體、義工組織、前線的紀律部隊人員，他們都在為香港抗疫打仗出力。大家遇小問題自己解決，別埋怨、別添煩，齊心攜手跨過困境！世界需要仁愛，由自己做起。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戀愛和結婚

熟悉好幾段婚姻，主角經過十年八年愛情長跑之後，婚後一二年甚至過完蜜月便告分手，出於你情我願的自願戀愛，肯定婚前男的都說過千次「永遠愛妳」，女的也許諾過千次「非君不嫁」了吧，怎麼婚姻註冊簽名後，過不了千日就如同陌路？

有對慶祝過銀婚的老夫老妻分析得好：愛情長跑多少日子，都不過是戀愛歲月，戀愛和結婚，完全兩碼子事；戀愛趣味在於約會時，各自打扮得王子公主一樣漂亮才出現，吃過燭光晚餐，度過餘興節目各自歸家以後，睡前枕上都回味無窮，那些日子，好夢真是長做不完。

婚後呢，一日三餐，傳統老夫妻，甘於男主外女主內為家庭分工合作，也就沒有平等不平等的敏感。現代夫妻各有事業，早午兩餐就工作環境各自在外間方便，晚餐總不成還像戀愛期間燭光相對吧。

誰買菜、誰下廚、誰洗碗，蜜月期間分配好，日子久了也難免厭倦。遇到公務過忙影響情緒，無心買菜無心下廚洗碗，這頓飯就吃得不容易；何況進身職場工作，十有八九不如意，碰上事業夫妻各有相

同煩惱又不足為對方傾訴，總比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夫妻難於適應婚姻生活了；這年頭為家務蒜皮雞毛小事不開心而分手的Z世代二人世界便常有其間。

僱有外傭，大小家務不用費神還好。可是朝夕相處，自然不比戀愛時時時對對方那麼多優點，公主染髮歸來，王子沒讚一句，開始埋怨他不再關心自己；王子同學聚會沒準時回家，公主懷疑他有外遇；王子熟睡後鼻鼾聲震如吼天犬；公主白天零食吃到夢中吁氣如果；王子打機打通宵；公主晚上9點30分要上床；接近赴宴時間王子早已整裝準備，公主還在慢條斯理塗指甲……這些都是戀愛時沒體驗過的生活，日積月累諸如此類的瑣事，如果雙方不懂包容，彼此加深惡感，這樣的婚姻又怎可以白頭到老！



◆傳統結婚證書極富莊重堅定美！ 作者供圖



山林

讓孩子自由飛翔

還在上大四的時候，女兒對我說，她打算拿到碩士學位後留在北京工作。北京的房價高得讓人咋舌，普通人怎麼會買得起？她會像某些「北漂」們一樣，住進終日不見陽光的地下室嗎？大城市人員複雜，剛走上社會的孩子比較單純，會不會遇到感情騙子？我的擔憂日甚一日。

大學畢業後，女兒被保送讀研，2022年的夏天，女兒就要拿到研究生學歷，踏上社會開始找工作。有一天，我從網絡上讀了一段話，覺得很有教育意義，於是打開女兒微信對話框，發了過去：「選擇比努力更重要，邁出腳步的方向比大小更重要，勤奮的雙腳一定要踏在正確的道路上。」

過了一會兒，女兒打開了視頻，像往常一樣在學校宿舍裏和我說話。女兒問：「媽媽，你還記得小時候教我唱的兒歌《我愛北京天安門》嗎？」我說：「當然記得了，難道愛天安門就要留在北京工作嗎？」女兒笑嘻嘻地說：「我的意思是，你不用擔心我走的道路不正確，因為歌詞上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呀！」原來如此，這孩子，又跟我玩「腦筋急轉彎」。我說：「我的好妮子，為了生活的穩定美好，畢業後你回濟南工作好不好？離父母近點，省得我們牽腸掛肚。」孩子做了一個搞怪的表情，然後關了視頻。看來，她留在北京的決心很大，回濟南這件事，只是我的一廂情願罷了。

我打電話給閨蜜大玉，訴說心裏的煩惱，沒想到大玉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大玉的兒子在上海讀大學，畢業後很想留在上海工作，不想回濟南。大玉和老公也是希望兒子回到自己身邊，唯一的孩子遠在千里之外，確實讓人倍感失落。大玉獨闖蹊徑，從網上搜來孔子的主張，對兒子說：「父母在，不遠遊。」誰知，兒子說這是斷章取義，掐頭去尾，分明不是聖人

的原話。大玉兒子問：「媽，應該是『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對不對？」大玉笑着不回答。兒子說：「後面那句話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做子女的，應該在父母身邊奉養父母，但是，當子女有了正當明確的目標時，也是可以外出奮鬥的。」孩子的解說更為全面，大玉甘拜下風。

年輕人對自由的渴望深入骨髓。這不，大玉的兒子又飽含深情地朗誦了路遙《平凡的世界》裏的一段話：「我們原本是自由飛翔的鳥兒/飛去吧/飛到那烏雲背後明媚的山巒/飛到那藍色的海角……」兒子的「瀟灑」態度堅決，令閨蜜食不甘味。她對我說：「讓孩子在自己身邊，是不放心他獨自在外闖蕩生活，兒行千里母擔憂哪！」我說：「親愛的，咱們彼此彼此。」今年中秋節，我去看望公公婆婆，順口說起了孩子要留在北京參加工作的事情。公公對我說：「孩子大了，有獨立的意志，能夠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盤，當父母的時候，狠心把他推下懸崖，逼着孩子飛翔，如果不捨得放手，小鷹怎麼會有展翅翱翔的機會呢？」婆婆來了個「夫唱婦隨」，她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孩子選擇大城市那是她的志向遠大，常言道，寧可在大廟裏當個和尚，也不去小廟當主持啊！」公公婆婆三言兩語，讓我醍醐灌頂，茅塞頓開。好的，我尊重孩子的選擇，路漫漫其修遠兮，讓孩子去上下求索。

前一段，我去北京探望女兒，女兒帶我去了天壇公園遊玩。轉來轉去，我們娘倆來到了「皇穹宇」景點。皇穹宇是個祭祀神位的場所，周邊能傳遞聲音的圍牆，叫「回音壁」。圍牆的高度接近4米，厚度接近1米，磚縫跟普通的牆壁有很大的區別，怪不得能傳音呢！交上通票，走進神殿大

門，女兒當起了導遊，她對我說：「站在裏面的圍牆一帶，兩個人分別站在東、西配殿後，其中一個人靠牆說話，聲波就會沿着牆壁傳遞到200米開外的另一端，即使說話聲音很小，也可以使對方聽得一清二楚。這就是回音壁營造出的『天人感應』的神秘氣氛。」

女兒以前和同學們一起來體驗過回音壁的樂趣，覺得妙不可言，回味無窮。這次帶我來，卻吃了「閉門羹」。原來，為了減少圍牆的損毀，工作人員把回音壁用護欄圍了起來。女兒很遺憾地說：「媽媽，我想用回音壁說一句悄悄話，讓你聽見我的聲音，哎，咱們算是白來了。」

說者自有心，聽者自有意。我說：「孩子，沒關係，玩不成『天人感應』，我們母女還有『心靈感應』呢，我知道你的心聲是什麼，既然你熱愛首都，你想留在北京就留在北京吧，如果有一天漂累了，你就回到父母身旁，我們永遠是你堅強的後盾。往後，你就像鳳凰傳奇的成名曲一樣自由飛翔吧！」女兒咧開嘴笑了，她說：「媽媽，這歌我特別喜歡，我哼上幾句，你聽聽。」

「在你的心自由地飛翔，燦爛的星光永恆地徜徉，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遼遠的邊疆隨我去遠方……」聽着孩子的歌聲，我在心中默默祝福，我的孩子，在未來的日子裏，願你平安快樂，健健康康。

回到濟南後，約大玉一起逛公園。大玉說：「拗不過孩子，我和老公決定東拼西湊，給兒子湊齊首付款，讓他在上海買房定居，豁出去了，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有個容身之處啊！」我說：「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如果有一天，我家孩子需要在北京買房，我也不得使出洪荒之力嗎？」大玉笑了，她說：「世界上最快樂的事，莫過於為了理想而奮鬥。希望我們的孩子實現自己的理想，過上幸福的生活。」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免費看芭蕾

在家抗疫，被困小小空間，難免感覺壓抑。幸好有互聯網，很多事可以足不出門，在網上進行，也是充實自己的好時機，包括在網上欣賞藝術家演出。

本屆香港藝術節在嚴峻的第五波疫情中迎來50周年紀念，主辦方本來準備了多個歌舞戲樂俱全的精彩節目，卻因全民抗疫而不能現場演出，部分重頭節目包括開幕演出之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劇舞《羅密歐與茱麗葉》（《羅萊》）被「移址網絡」，免費對全港市民開放。上周末已播出首場，還有一場在明日（3月4日）播出，上次錯過的芭蕾舞愛好者可要珍惜機會。

對文學稍有認識的朋友都知道，《羅密歐與茱麗葉》是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作品，也是被改編成各種藝術形式最多的莎翁劇本，而在芭蕾舞領域，更是各大芭蕾舞團都爭相演出的「保留劇目」，像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英國皇家芭蕾舞團、德國斯圖加特芭蕾舞團、美國芭蕾舞團，以及中國的中央芭蕾舞團和上海芭蕾舞團等都演出過，其舞蹈編排也有多個版本。

這次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演出的是由俄羅斯裔編舞家紐瑞耶夫（法文名：Rudolf Nouriev）於1977年編排的版本，被譽為「最忠於莎士比亞原著」的芭蕾舞版本。紐瑞耶

夫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舞蹈巨星」，憑個人之力，徹底改變了芭蕾舞世界的男性舞者地位——這一點在其編舞的《羅萊》中有明顯的體現。

看芭蕾舞《羅萊》，我很自然聯想到更經典的《天鵝湖》，有一個特別發現，就是男性舞者的演出很突出，也很吸引，尤其是多場群舞，包括5人舞和8人舞等，甚至男女集體共舞，男舞者的舞藝也絕不遜色於女舞者。

在《天鵝湖》等傳統劇目中，男舞者主要是配合女舞者，包括托舉或托扶女舞者的軀體，個人展示舞藝的場合不多。但在《羅萊》中，男女舞者變得平等了。他們互相吸引和調情，又各自以身體語言表達其喜怒哀樂，無論是作為主角的朋友，或是雙方情敵及其支持者互相攻擊或大打出手，其身體語言都能在恰如其分地展示情緒的同時，予人一種陽剛之美，感覺愉悅。這是我這次觀舞的最大感受。



琴台客聚 伍卓泉

有幸做一個被世界遺忘的人

古書裏有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話：「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来。」

新冠疫情反覆又反覆，香港的病例這段時間以來每日成千上萬地增長，河對岸的深圳與香港一衣帶水，亦是風聲鶴唳，因為同樣日日都有新增。這些日子深圳人嚴防死守，人人都要持每日去做核酸檢測，以保障自己的健康碼是令人心安的綠色，才可以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中國成年人之間不知從何時起有個隱晦的說法：伴侶出軌背叛自己，被稱為「戴綠帽」，人人談「綠」而色變，可如今，人人都巴不得自己是「綠」的。

我的一位喜歡足球的朋友給我發來了他「中招」的「皇馬」——健康碼變黃了的截圖，隔着屏幕都能看到他滿臉的無奈：自己明明已經好幾天足不出戶，僅一日未去檢測核酸，綠碼即變黃碼，我便笑他是「閉門家中坐，黃從天上来」。朋友又因此羨慕起我來，因為我自前年秋天從澳洲回國，經過隔離之後，至今連一

次核酸檢測都沒有做過，我的健康碼卻仍舊一直保持著綠色，其間朋友們經常收到自己居住的小區和各種防疫部門等等發來的疫情信息，而我的手機卻是「水靜河飛」，從未收到過任何部門和單位的信息，以及去做檢測的通知，所以也未曾有過「黃從天上来」的憂慮。

然而，面對朋友的羨慕，我亦因為手機裏的繭絲和不變的「綠」感覺到了一絲失落，彷彿自己成了一個被世界遺忘的人。

後來朋友與我一同分析，大抵由於我是個自由自在的「野人」，多數時間都是閉門在讀書寫字、種花種草，幾乎不與外界來往，加之在疫情的幾年裏，一半時間在國外、一半時間在「野外」，偶爾進城一趟，亦是一晃而過。在一切全靠大數據統計的時代，我就這樣被數據忽略掉了，以至於可以一直地「綠」着，自在地在遠離城市的小天地，免去了被日日檢測的煩瑣，過着令朋友們羨慕的寧靜的日子。寧靜到如同被世界遺忘了一般。

如此便想到了離群索居的梭羅，想到他的

《瓦爾登湖》。一百多年前的梭羅所處的環境裏沒有疫情，亦沒有戰火紛爭，他對自己與人群拉開的距離很滿意：「最接近我的鄰居在1英里之外，大體來說，我生活的地方，寂寞得和生活在大草原上的一樣，在這裏離新英格蘭也像離亞洲和非洲一樣遙遠……」當然，梭羅的文字上的距離是有些誇張了，但他的「遠」比我的「綠」更「遠」，是令我羨慕的。

梭羅的「遠」雖然比我的「綠」更遠，卻比我離文明更近。他寫自己外出不鎖門，說「我的房屋比由士兵把守着更讓人尊敬」，因為他覺得「如果所有的人和我的生活得一樣簡單，偷盜和搶劫便不會發生了」……當下的我們正是因為生活得沒有那麼簡單，亦不想那麼簡單，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不斷地相互掠奪和爭鬥，所以，有人的地方，都成了有形或無形的戰場。

在疫情與疫情中發生的戰爭裏再讀梭羅，愈發覺得他的話的珍貴。便願意去做一個被世界遺忘的人。